

去古田山的那天清晨,我开车从县城接上老陈。一路上山林幽深苍翠。草木似乎依然在冬日里沉睡。终于山路越来越静谧了,色调也越来越幽暗。仿佛是跟天色有关,那天多云转阴,阳光一直没有露脸,而山林反更添一层神秘之色。

我喜欢这样的山林。古田山的东北两面,群岭耸峙,西南方向岗岭环抱,山陡地险,岩石嶙峋,山上林木葱茏,遮天蔽日。许多年前,这里就是自然保护区了——有豹子吗?我问老陈。老陈说有啊,不仅有豹子,还有黑熊。大约是十年前,有张湾的村民慌慌张张向林业部门报告,说村庄后面的山林有熊出没,多次伤害了放养在林间的羊。可惜那时

没有什么相机设备,拍不下来。到了2011年9月,古田山自然保护区里布置的红外线照相机,拍到了野外出行的黑熊。黑熊走路,大摇大摆的样子,以为人不知鬼不觉,其实已经触动了相机的自动开关,它的身影被相机偷偷地记录下来。

在当地,人们把黑熊叫做狗熊。科学的叫法,也有叫月熊、喜马拉雅熊或藏熊的。多数时候,熊们在夜间出行,白天就躲起来,在树洞或岩洞中休息。熊的口味很杂,以植物为主,喜欢各种浆果、植物嫩叶,或是竹笋、苔藓,也吃昆虫、青蛙和鱼,当然,在某些时候,还会闯到村庄里,攻击和捕食家畜。熊虽体形笨重,却是游泳爬树的好手。如果你和一头熊正面遭遇,四目相对,希望你不要想到爬到树上以图躲避——在爬树这一点上,熊的技能比你强大太多。不过,老陈说,许多村民一提到黑熊就觉得害怕,其实不必。熊怕人,怕的程度,远超过人怕熊。

在古田山,还有许多保护动物,比如白颈长尾雉、白鹇,都可以看到。每年都有很多摄影爱好者,会来山里拍白鹇。散步的时候,又说到黑熊。古田山发现黑熊身影之后,在数十公里外的南华山,也有护林员发现了黑熊。某年三四月份,黑熊结束冬眠,出得洞来,在四面悠悠闲逛。广袤山林里层峦叠嶂,林深泉幽,飞禽走兽,万物生长,神秘的黑熊也如大侠一般隐身其中,出入其里,除了脚印与粪便,留下的东西真的不多;若不是这些年,森林里配备了厉害的红外设备,黑熊、中华鬃羚、黑麝、蛇雕、松雀鹰,以及别的大伙们,哪里能被人轻易看到?好多动物与植物,我们都不认识,也从未发生过关系;不管我们喜不喜欢,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它们的。

我去古田山,还希望能去山里,看看那些红外相机。对于人类来说,幸亏有这么一种高级设备,否则对于丛林深处的秘密,人们一定无法更好地了解。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摄影比赛——中国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摄影比赛。有意思之处在于,我觉得这样的摄影作品,被摄模特是动物,摄影师也应当是它自己,是它们轻轻走过镜头,搔首弄姿或是气宇轩昂,将生命中最精彩的一瞬展现出来,才诞生了那样的照片。如果镜头是一面镜子,动物们应当知道,当它在看镜头时,镜头也在看它,这是一种双向的注视。

“有一种喜悦离人群最远,离星空最近”,我很认同这样一句话。有时候人群是危险的。当然,丛林也是充满危险的,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。但是这不妨碍我窝在温暖的沙发里,观看这样的纪录片——11月,国家公园的林子里还挂着不少猕猴桃,它们在秋风中散发着成熟和略微发酵的甜蜜香气。一头刚成年的黑熊出现了,它毛色发亮,身形壮硕,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镜头中。它先是观望,然后试探着去摘取果实,发现够不着,最后爬上一棵粗大的灌木,成功地摘到了猕猴桃。

坐在监控屏幕前,按下播放按钮的那位小伙伴,他夜以继日,以“快进”或“慢放”的节奏察看过去几个月里丛林里发生的一切。他必须克服很多事情,比如枯燥无聊,比如腰酸以及眼涩;但是总有一些惊喜在等着他——丛林里总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在发生。

比如弱肉强食,比如危机四伏,比如缓慢时光,比如突如其来的一场情爱,就这样近在咫尺,发生在镜头前。而我们,屏息凝神,看着一切在眼皮子底下发生。

这是一场跨越种族的交流——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?

在林间出没

□周华诚



大家V微语

长大与长进

□阿蒙

●“成长”的意义被反复强调后,人们会习惯地认为,成长一定是进步。于是常常忘记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:你是长大了,还是长进了?

●收集108张干脆面卡片的孩子长大了,现在的他们在收集数码设备以及给自家娃报课外班的名额。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的成年人也会长大,现在的他们到处扫码领奖,抢一两毛红包时的手速比年轻人快多了。热聊八卦的闲人们年纪更大了,现在的他们在各种社交平台上转发过时的谣言,还要附赠故作神秘的表情与留言:重要!速看!

●……

●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是什么让你相信,时间会让人变得更好、更先进、更文明或更强大?如果时间真能改变一个人,那我们不会看到青年自弃、父母失德,更不会看到人类社会在危机来临时抱残守缺。让人改变的从来不是时间,而是谦虚的学习、勤奋的实践和艰难的蜕变。

●成长只是一个自然过程,而进步是需要人类去努力追求的,这意味达成一个目标——这个目标并非停留在某个地方,而是在每次触及后再向上一一点点,而人类就这样伸出探索的双手一步步走上发展的阶梯。

●但愿我们是长大了,也真的长进了。

谈天说地

佛和魔的日子

□刘世芬

贾平凹在《极花》里说:人过的日子,就是一天遇佛,一天遇魔。初看这句话,觉得大作家真是把人生的道理悟到了极致。可是遍观身边,就有质疑了:怎么眼见得有人并非这样的二分定律,而是一帆风顺、心想事成?看上去,他们遇到的都是“佛”啊。

比如我的一个作家女友,我就没见过她遇到过什么“魔”。上世纪60年代出身军人世家,在我们看来,她的童年和少年基本是无忧无虑的。后来,她顺利地考上一个税务中专;毕业后被分配到税务局——现在也是令人眼红的职业——她却转身去了报社,因为她写诗,想到报社编副刊。谁都明白,这对她之后的作家道路意味着什么。与此同时,她还收获了美满的爱情,有了可爱的儿子。

日后的桥段,命运该让她遇“魔”了吧?然而,一路读写,文采斐然。我本人作为业余作者,太明白为写作而付出的心血了。而我这女友呢,却顺风顺水一路写来,写出了一本又一本,文坛迅速爆红,当地作协给她相应的职位也是顺理成章了。

而且,她的丈夫事业如日中天,半生过去,爱她如初。儿子从小学就是学霸,高中毕业考取上海某名牌大学,大学毕业就被公费保送外国某名校硕博连读……

你可能会问:你那女友漂亮吗?——上天给了她令俗世女人眼红的一切,就该让她相貌平平啊!——偏偏地,上天竟把一副绝美的外貌送给她:1.70米的苗条身材,加上梅婷的脸蛋,不用费力想象了吧?

还有更神奇的呢。上天给她一个文学大脑,该与财务形如水火吧?她可好,竟把理财这件事做得气死专业理财师,几年下来,无论现金、房产、产品……赚了个盆满钵满,让一看数字就大脑短路的我“羡慕嫉妒恨”了:上天怎么就这么偏心呢!

如此看来,她的“魔”,又在哪里呢?怎么“佛”纷纷扑到她身上,“魔”都绕开了呢?

我俩认识多年,却只在网络空间。以上内容,都是网络、手机里交流所得。最近一年,我们才从虚拟的网络走进现实。在几次文学活动中,我俩恨不得分分钟黏在一起。那次在邯郸,我俩住一个房间。在房间里,我俩谈到深夜……这时,我才向她提出“佛”和“魔”的问题,而后明白,她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炼狱般的攀爬,那些事关生死的跋涉,直到我被惊得目瞪口呆。

想起早年听长辈讲过一个有趣的相亲故事:旧时的两个姐妹,姐姐漂亮迷人但双腿瘫痪,妹妹相貌平凡但四肢健全。这时一个男子被引来相亲,他看到什么呢?漂亮的姐姐正坐着摊煎饼,妹妹则来回端着煎饼。这时媒婆让他从中挑选一个。后面的桥段大概都能猜到,他选择了那个瘫痪的姐姐……

我们眼见的,大多离真相尚远。我的女友也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:人生路上,如草一样,逢春生绿,冬来变黄;一路走来,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

是我该向上天道歉了:不是它对女友“偏心”,不是“魔”绕开了她,而是她自身的光,使“魔”不得近身。

戏曲载乡愁

□殷博

我是个生来就老派的人,爱读经典书籍,尤其是家里书柜的线装书,看起来似懂非懂,也就囫圇吞枣地半消化了。可能是连锁反应,我也喜欢看古装戏,无论是京、评、梆、越甚至粤剧,总觉得舞台上的华彩才是人间奇景。有幸长于天津这样文化繁盛的大都市,老妈当年做文化记者时,报道大小舞台的演出总把我带上,也让我能多年浸淫其中,至今想起仍颇为自得。

后来我长大了,青年时一有机会去戏院,都兴奋不已,郑重其事类似赴一场心灵盛宴。离家日久,没机会看戏也算是一份情殇。幸好有“坐地日行八万里”的网络支持,可以让故乡传来的温润之声,慰藉异乡游子的心灵——那无数个因为思乡而失眠的子夜。

记得有天中午回家,看到天津电视台举办的“戏曲大赛”正在播放,出演者都是名角。北京与巴黎时差7个小时,于是从来没有过缺勤的我给单位打电话请假,倚在沙发里关上手机,几乎不改坐姿地看得由始至终。那舞台、那布景,恰如鲁迅先生曾写过的“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,就在这里出现了”。尤其是几位评委,都是我曾见过的老戏骨,“初听不知曲中意,再听已是曲中人”。此刻真想把他们从电视上拉下来,打开我珍藏十多年的被称为“地球上最复杂难懂的葡萄酒产地”波尔多的葡萄酒,请他们共饮,促膝谈心,唠唠家常。

想来我离开天津也已20年了,每次归家也会稍有近乡情怯的感觉,最渴望的是和父母闲坐无言,打开电视机一起看一段戏剧,无论是什么曲目,一家人随着演员的浅吟低唱共享难得的天伦之乐。此刻,我真想学一回老莱子戏彩娱亲,“我有高堂疏定省,思乡唯有梦魂飞……”

我就职的公司老板是温州人,算起账来特别精明,但是“口条”不行,不要说法语,就连汉语普通话也说得总走调,可却是个京剧迷,有时信口唱起来,那才叫个南腔北调,笑煞人。不管何方客户来,他总是把我推出来,作为他的代言人。

第二天,老板见到我挺不客气地问:“昨天你到哪里了?下午突然来个客户,到处找不到你,打你的手机还关机了……”唉,“苦哇!”听他这一叫板,我顿时接唱道:“统领貔貅战沙滩,失落番邦十五年。高堂老母难叩问,怎不叫人泪涟涟。”当我学着戏中人物,抬起衣袖“搵英雄泪”时,竟然听到老板抽搭鼻子的声音,再看我的衣袖,已经湿了……



玉兰花

□苗德志

书画篆刻家、评论家。沈阳市政协委员、辽宁省科学院美术中心研究员、沈阳师范大学等五所院校客座教授、辽宁省华侨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辽宁省侨联特聘专家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